

古画里的“水果小偷”



《桃枝松鼠图》



《桑果山鸟图》



《菖蒲鼠荔图》



《螽斯绵瓠图》

夏天,人们期盼着吃上鲜嫩的荔枝、爽脆的香瓜、绵软的蜜桃……然而在阴暗的角落,一双双不劳而获的“黑手”却伸向了刚刚成熟的水果。好在“天网恢恢”,这些小偷小摸都没有逃过画家的法眼,通过他们的作品,一系列“水果失窃案”终于真相大白。

偷桃的松鼠·《桃枝松鼠图》

说到“偷桃”,大家一定先想到贼头贼脑的猴子,可谁知,看上去弱小无助的松鼠竟也善于偷桃。这不,元代画家钱选就为我们留下了松鼠偷桃的“铁证”。

《桃枝松鼠图》是钱选创作的一幅花鸟动物画,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画中桃树枝头缀有两个成熟的桃子,看上去饱满圆润,令人垂涎。而在画面正中,一只松鼠正沿着细嫩的枝条涉足向前,意欲窃食桃子,枝条在松鼠及果实的重量压迫下呈弯曲状,而松鼠则用灵巧的大尾巴保持平衡,可见其是偷桃“惯犯”。画家刻意表现出松鼠馋涎欲滴的神情,它双眼紧盯鲜润的桃子而又不急于纵身向前,显示出很高的警惕性。在构图上,高耸的松鼠尾巴具有对比效果,一则对整个画面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,使左、右两端基本均衡,二则也使松鼠头部的收缩与足爪的收缩显得更强烈。《桃枝松鼠图》画面布局疏密有致,用笔细劲,寥寥几笔,点出了松鼠偷桃的主题。画家在洁净的背景上,用工整的没骨法画出松鼠和桃枝,只在桃子、叶脉上

略用线勾,使其突兀于画面之上,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《桃枝松鼠图》无款,后幅有明代官员欧大任的跋语:“玉潭翁画鼠,天机所到,真能烂然,不落绘家蹊径,写物之佳境也,寥寥数笔,诚自可宝”。

偷瓜的蝈蝈·《螽斯绵瓠图》

蝈蝈体型不大,胃口不小,它要偷的东西个头更大。

《螽斯绵瓠图》为宋代画家韩佑的传世名作,该图绢本设色,纵25.3厘米,横约26厘米,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《螽斯绵瓠图》中的“螽斯”指的就是蝈蝈,而“瓠”则指是香瓜、瓜秧,这种叫法出自《诗经》中的《螽斯》。画中描绘田间一角,花叶生长茂盛,香瓜也已熟透,引来了两只觅食的蝈蝈。画面上方的蝈蝈呈白色,下方的蝈蝈为绿色,它们体型肥硕,扬起高高的触角,面朝嫩绿的香瓜,打算上下夹攻,大快朵颐一番。此画分别描绘了蝈蝈、香瓜等物体,因为物体的个体质感差异较大,所以此画混合了游丝、铁线、折芦等多种描法。

“螽斯振振,瓜瓠绵绵”,由于瓜蔓能够绵延生长,且不断结果实,蝈蝈亦生产力旺盛,所以此画内容虽描绘偷窃,但也常被解读为“多子多福”。

《螽斯绵瓠图》出自《宋元集绘册》,此作曾藏于南宋内府,后在收藏家吴志淳、王沐璘、张笃行等人间流转,于清初经明遗

臣梁清标献于清宫内府收藏,并载入《石渠宝笈》。

偷桑葚的黄鹂·《桑果山鸟图》

《诗经》中有诗曰“于嗟鸠兮,无食桑葚”,意为那些斑鸠儿,别贪吃桑葚。可桑葚就是这么受欢迎,就算斑鸠被赶走了,其他鸟儿也会偷食,就好比这幅画中的黄鹂。

《桑果山鸟图》为宋佚名画家所绘,绢本设色,纵25.2厘米,横26.4厘米,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画面取一斜伸桑枝,在一细劲的枝条上站立一只黄鹂,神形毕肖。黄鹂嘴里叼着一颗桑葚,正欲吞食,它的表情看上去洋洋得意,很有几分稚趣。图中桑树枝从左下向右上斜出,其他树枝横贯画幅中部,沉甸甸的桑葚挂满枝头。黄鹂的羽毛用淡黄染色后,再用粉白以短而细的笔触勾描,从而使其具有毛茸茸的质感。鸟的翅膀和尾部等处,浓浓墨色参用,画面设色浓艳而又对比鲜明,桑树枝叶赋色对比鲜明。此图有宋代宫廷画院的工丽之风,又多了几分粗犷率真之气。

《桑果山鸟图》出自《宋画翎毛花鸟走兽选集》,钤“宣和”印。值得一提的是,日本二玄社曾于上世纪末,至本世纪初复制此系列宋人小品并出版,复制品与原作外观上别无二致,受到藏界的青睐。

偷荔枝的老鼠·《菖蒲鼠荔图》

谁人不爱食荔枝,明宣

宗朱瞻基也不例外,然而当他看到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岭南珍果被老鼠糟蹋时,擅长绘画的他要把这一幕记录在册。

《菖蒲鼠荔图》为朱瞻基御笔亲绘,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画中绘小鼠啃食一只红荔,荔壳已被小鼠啃破,散落于地,白色的果肉裸露在外。老鼠正专注偷食中,两只狡黠的小眼警惕地盯着前方。老鼠身后为一块寿石,上有一簇菖蒲,寿石两侧有点青苔。画中鼠、荔枝和荔叶均为工笔,荔枝为重彩。作者用笔细腻端正,几无懈笔。寿石菖蒲则为水墨,小写意,其水墨的黑与荔枝的红形成鲜明的反差;小鼠则为浅灰色,细微处毛发毕现,形神兼备。

作者题识曰:“宣德六年御笔,赐太监吴诚”,上押朱文方印“武英殿宝”。画幅左下侧亦有清代官员宋荦的朱文鉴藏印“宋荦审定”。此图曾著录于清人阮元的《石渠随笔》卷五,其画名为《明宣宗写生小幅》。其文曰:“立石上有菖蒲数叶,石下平地有金钗连索锁,一小鼠方啖荔子,荔子尚大于鼠,款楷书宣德六年御笔,赐太监吴诚中,钤武英殿宝”。文中“吴诚中”在画中为“吴诚”,疑为书中误植。书中谈及“荔子尚大于鼠”,在画中的确如此,而现实中的荔枝很少能长到那么大,作者以此夸张的笔法来凸显老鼠的贪婪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,贪吃是动物的天性,为了保护它们,成全它们的一点小自私也无可厚非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文学速读

读书乐悠悠

文/牛润科

儿时家里穷,买不起书,我见了书就饥不择食。如今老了,条件一好,可我面对越来越多的藏书读起来时,却是细细地品,慢慢地咽,尽情地享受。

尽管我已经有了不少的书,可我还是喜欢到书店里读书,既不是为了作秀,更不是舍不得花钱去买书,而是想去品尝一下儿时蹭书的“美味”。尤其是流连忘返在这座文化养老的驿站时,我不只是热衷于那些养生保健类书籍,我还被年轻人热捧的《人生海海》《每夜行》点亮眼球。

平时和老伴一起逛书店是件幸福事。老伴在选书中,遇到了和她一样喜欢编织的老姐妹;我在挑书的过程中,碰上了和我似的痴迷书法的知音。我们开始交流切磋、共同提高,逐渐把我们无聊的日子过得精致起来。因为读书交友,早以列入我们的文化养老计划里,成为我和老伴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。

美不过得是,每天起床后,老伴先在阳台上赏了花,摘过菜,然后悠闲地坐在舒适的读书椅子上,让射进来的阳光融入书香的字里行间,开始她的早读。晚风吹来,与闪烁的星星相约在洒满月光的阳台上,朗读起她心中的诗行。可以说,欣赏老伴读起书来一脸旁若无人的陶醉,竟然成了我日复一日的美好生活。

不瞒你说,在每晚睡觉前,我和老伴还有顿“读书情感加餐”呢!老伴要求我必须给她读一篇中外童话故事,否则她睡不着觉的。没想到我鸟语般的读书催眠曲,竟然治好了她长期失眠的顽症。我们每天还有个“特别读书节目”:要求老伴给我讲个《中国成语故事》,我给老伴讲个经典神话故事,然后把对方讲的故事重新讲给彼此听一遍。既加深了彼此的记忆,又增进了老夫妻间的感情交流,还找回了两小无猜的童真。真是一举三得呀!

记得有天早饭后,我正在阳台上欣赏满窗台的仙人球花,老伴突然考我:“你说《关雎》里的‘君子好逑’是什么意思呢?”“当然是我的佳偶就是你呗!”我一本正经地答。当时我俩那个乐呀,都把光临窗棂上的两只小麻雀惊飞了。就是这甜美的读书声,让我每天欣赏着她,她守望着我,幸福在金色的夕阳里。

作为礼物,当然我就更喜欢送人书了。记得孙子过生日时,当我把送钱改成送他一套四大名著连环画时,孙子高兴得不得了。然而更让我这位爷爷欣慰的是,这套连环画,竟然让迷恋打游戏的孙子静下心来,开始认真地读起他喜爱的书,时不时还给我讲一些书中的故事,那么对于我这位爱读书的爷爷来说,你说我能不高兴吗?

在儿女们忙于事业不能经常陪伴我们时,交往的朋友少了时,书,就成了我和老伴形影不离的伴,我们需要啥,它就送来啥;我们想聊啥,它就跟我们聊啥;我们想学啥,它就教会我们啥。谁也比不上书无私,只有书才能做到随叫随到,一心想着我们的挚爱亲朋呀……

回头看人生。退休十几年来,阅读,不但平衡了我和老伴的浮躁心态;而且给我们带来了重生的渴望和追求美丽的勇气;让我们每一天都感到快乐和幸福;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和长寿。真可谓是老来读书乐悠悠。愿夕阳下的老人在阅读的氛围里,尽情地享受文化养老的春天吧!

